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十回 癡公子癡情調美婢 軟小姐軟語謔嬌鬟

卻說婉香問美雲道：「軟姐姐和蕊妹妹明兒可真來麼？」美雲道：「他正念你呢，問了我好些話兒。太太接他來住幾天，他便歡喜得很，說明兒回了太太便來。」婉香道：「這才有趣兒，我這幾天不知怎麼，悶不過，他們來了，我便有個伴兒，倒不會得病了。」麗雲笑道：「你快好罷，明兒好回到園子裡逛進去。」婉香笑道：「我也這麼望著呢。」說著，見袁夫人已站起身來，麗雲知道要走了，便和婉香說些保重的話。袁夫人也和藕香過來講了幾句，婉香道謝，一干人便自去了。柳夫人見沒什麼，便向寶珠道：「你回去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走不動呢。」柳夫人道：「那便叫笑春扶你過去好麼？」寶珠想了想便道：「這會子還早，太太先請罷。」柳夫人道：「時候也有三更了，你要坐一會兒，便坐會兒，可不要談到什麼時候不睡。」寶珠道：「我一會兒便去。」柳夫人點點頭，又向婉香講了幾句閒話，便自去了。

寶珠見柳夫人已去，便也沒得病了，跑到婉香牀前，曳著婉香的手道：「姊姊，你到底夢見什麼？」婉香甩脫手，嗔道：「你又這麼樣了，我講過的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好姊姊，你剛才沒講完呢。」婉香道：「沒什麼了。你不要這樣纏不清，怪討人厭的。」寶珠不敢再問。

半晌，忽婉香道：「頭裡太太喊你去講些什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沒什麼，因為珍大哥要往京裡去，太太問可要什麼，教開個單子。我替你開上兩件平金的襖子，並些枷楠香末子，又開上十副的平金褲腳。」婉香笑道：「我要這些什麼？你倒不替我開上個平金的帳沿兒和那個堆花的椅墊兒。」寶珠道：「那堆花的椅墊兒，太太開上五堂了。帳沿兒我要了一個來，便送給你罷。」婉香點點頭。忽牀裡畫幾上擺鐘當的敲了一下，寶珠道：「怎麼便一下鐘了？」婉香道：「你該睡去了。」寶珠一扭頭道：「我走不動，睡在這裡罷。」婉香詫異道：「你講什麼？」寶珠不敢則聲。春妍在旁道：「當真夜深了。爺又病著，外面不好走，我今兒便和笑春睡去，爺在後房睡罷。」寶珠聽著，看看婉香，見婉香也沒什麼，便向春妍道：「你替我叫愛兒去我屋子裡說聲，教曩煙等睡罷。」春妍答應，去了。

婉香道：「曩煙病著，你忘了麼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他好些了。我這會兒因姊姊這樣，我也顧不得他了。」婉香冷笑一聲。寶珠笑問道：「你敢是笑我沒情麼？你知道曩煙的病，不過懊悔出來的，吃我解說了一番，他便好了。姊姊這病是為我急出來的，我便用不著解說，只有陪著姊姊，給姊姊瞧著我分明沒死……」講到這裡，婉香截住道：「你不講罷，我不愛聽這話兒。」說著便向裡牀睡了。寶珠便一手靠在被上笑道：「姊姊你不愛聽，我便不講罷了。你不要這樣，你回過臉兒來，我找那個你愛聽的講你聽罷。」婉香笑道：「我不要聽了，你睡去罷，明兒再講。」剛說著，春妍進來，寶珠便笑著起來道：「姊姊，我給你鋪蓋好了罷。」婉香道：「不用你，讓春妍來罷。」寶珠便讓春妍給他蓋好被兒，放下帳子。婉香在帳裡道：「你也該睡去了，明兒早點起來，不要又玩到什麼時候才睡。」寶珠應著。

春妍已將房門關好，窗幃兒遮了，換上長頸燈台，將洋燈熄暗，便後面房裡去了。寶珠也跟著進來，見春妍在牀沿上，彎著腰兒替他疊被，寶珠便曳他的手，向牀沿上坐下。春妍搖手兒，寶珠順手一拽，春妍站不住，便也向牀沿上坐下。寶珠笑嘻嘻的附耳說了兩句。春妍卻說響了道：「什麼疊被？什麼鋪牀？我不懂。」寶珠忙去掩他的嘴，又輕輕的道：「你聽不清楚麼？我說，我若與你多情小姐……」春妍聽著不禁噴聲笑了道：「罷了，不用講。前兒惱翻了，你忘了麼？」說著自己拿帕兒掩掩嘴。寶珠見他嘴唇兒紅紅的，便偎近臉兒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把這點胭脂兒給我吃罷。」春妍嗤的一笑道：「我明兒叫你姊姊多搽點兒，看你吃不吃？」寶珠道：「那我便真真要垂涎死了。」春妍輕輕的道：「講話留神些，不要把我當做曩煙呢。」寶珠聽了這話，便一頭倒在他懷裡，伸手向他兩肋下亂撓。春妍笑得忍不住了，幾乎出聲。寶珠道：「我問你，你可還講這些酸話兒麼？」春妍笑著搖首兒說：「不敢了。好哥兒，饒我罷。」寶珠才住了手，道：「你與我嘴吃，我才饒你。」春妍強不過，便與他吃了一個，道：「好了，該放我去了。回來他們聽見，當是我們在這裡什麼了。」寶珠便笑嘻嘻的曳住手道：「什麼叫什麼了？」春妍紅了臉，甩脫手道：「我不曉得。」寶珠便笑著放了手。春妍站起來整整衣裳，理理鬢髮，站得遠遠的道：「爺可睡了麼？」寶珠笑笑不理，還在那裡招手兒。春妍便笑了笑，將房門帶攏，自往笑春房裡睡去。

這裡寶珠見春妍去後，便自解衣上牀。隔著板壁向裡牀叫了聲姐姐，聽婉香不應，便放心睡下。心裡忽然想起曩煙病著，又必知道我也病了，這會子我不轉去，他必定念著我還沒睡熟呢。又想到：「我今兒睡在這裡有什麼好處？倒反一個兒冷清清的。姐姐雖睡在間壁，又不好和他講話，卻教曩煙在家裡怪我。」想著，便要坐起來穿衣服轉去。忽間壁婉香牀裡的鐘，當當的打了兩下。又轉念道：「這時候了，不轉去罷，好歹挨這一夜便了。」想著便仍睡下。忽隔壁婉香咳嗽一聲，寶珠也便輕輕的咳了一聲，聽婉香沒得聲響，知道睡著了，便也睡熟。

次日醒來，已是下午。聽前面婉香房裡有許多笑聲，連忙掬起來，問道：「可是軟姐姐來了麼？」外面軟玉聽見道：「誰呀？是寶弟弟麼？」寶珠聽是軟玉聲音，便應道：「是我呢。」一面應著，已披了衣服起來。剛走下牀，見軟玉已走進來，笑道：「你怎麼睡在這裡？」寶珠笑回著。一面自己紐衣服，一面看著軟玉，穿一件玫瑰紫緞子白鑲的單襖子，袴子也是一色玫瑰紫白鑲的，身材越覺嬌小。一張瓜子臉兒，彎彎的眉毛，生得滿面的秀氣，好像比前兒在他家裡看見還格外好些。眼睛裡打量著他，口裡卻把昨日病了沒回去的話說了。軟玉道：「怪道你臉兒比前兒清減了些，這會子可好了沒有？」寶珠道：「早已好了。」說著已將衣服紐好。軟玉見他面前有幾根兒短髮披下，便替他來挑上去。寶珠低下頭，見軟玉頸上有一線的紅影兒，便伸手撫了撫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軟玉笑道：「可不是前兒你和我掉了根兜肚鏈兒。你的比我粗些，我戴著睡，今兒起來便印了一條痕子，還痛呢。」寶珠道：「那我仍和你掉轉來罷。」軟玉道：「那既和我掉了，有什麼再掉轉的道理。只不要明兒又拿我的和人家掉去。」寶珠道：「你的我戴著呢，我給你瞧。」說著便把領口紐子解了一顆。軟玉笑道：「一晚上工夫自然不會給人的，你戴著就是。」說著便替他將領口紐子扣好。

寶珠剛要說，忽牀橫頭有人笑道：「好呀！怪道不出來了？」軟玉急紅了臉，回頭一看卻是麗雲，便笑道：「我說還有誰？你哥哥起來了，不來請安兒，還取笑人呢。」麗雲笑著，便也進來，向寶珠問好。寶珠便一手攜了麗雲，一手將了軟玉，同向牀後婉香房裡來。瞥見蕊珠穿著一件湖色素緞白鑲條的單襖兒，袴子也是一色的鑲條，上綴著些小小的圓鏡，閃閃爍爍，射人眼目。梳得綉光的兩個小圓頭，戴著一朵白薔薇花兒，面前覆著檻發，越顯出眉目娟好，一種嬌小可人的光景。手裡拿著一塊白絹手帕兒，抵著小嘴兒，笑著聽美雲和婉香坐在美人榻上講話。一眼見寶珠將著他姐姐和麗雲出來，便站起來道：「寶哥哥起來了。聽說你回來不滿意著，可好了麼？」寶珠便放了軟玉的手，將著蕊珠道：「早已沒事了。你們鬧這幾天，不辛苦嗎？今兒怎麼還來的恁早？」蕊珠笑道：「你睡到這時候才起來，還說早呢？咱們來了好多會子，飯也吃了。」寶珠不信。回頭問婉香道：「姐姐，可真吃過飯了麼？」婉香點首兒道：「吃過了。你不餓嗎？」寶珠搖首兒道：「不餓。」美雲道：「寶弟弟你昨兒沒回屋子裡去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是。」蕊珠道：「我剛和大姊姊到你屋子裡，曩煙病著，說你昨兒睡在這裡。只知道哪有你睡的處兒？」寶珠隨口答道：「我睡在春妍牀裡。」蕊珠因笑道：「阿唷！我倒沒知道，照講來我還該給春妍道喜呢。春妍姐快來，快來。」軟玉也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我也失禮了。春妍呢？」

春妍剛替寶珠送臉水進來，聽軟玉喚他，便趕忙應著進來。蕊珠笑著忙替他接了臉盆子，放在棹上，掖著衽，真個朝他道起喜來。春妍連忙避開道：「怎麼姊兒敢是拜門神麼？」說得滿屋子通笑起來。蕊珠笑道：「我拜嫂子呢。」春妍不懂。軟玉一手把春妍將著過來笑道：「你不懂嗎？我問你，昨兒三爺睡在哪裡的？」春妍方才明白，便漲紅了臉道：「姊兒總拿我們開心。」婉香剛

笑著，因道：「哎唷！怎麼今兒便稱起我們來？」蕊珠、軟玉都笑道：「可不是，你小姊也這樣講了。」春妍一發紅了臉道：「我是講我們丫頭呢。小姊也湊趣兒，捉我的字眼子。」麗雲忍不住笑道：「二姊姊，你也曉得這我們兩個字是不好講的。你且慢點兒笑他，你自己想想瞧？」婉香也紅了臉，笑向春妍道：「你快還不謝謝二小姐去，他幫得你多緊呢。」春妍笑道：「那倒也不是幫我，二小姐自己在那裡講公平話兒。」婉香笑向軟玉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我們春妍投降到高麗國去了。」美雲、寶珠等通笑起來。寶珠道：「二姐姐你是什麼國王呢？」軟玉道：「他是洛陽國的花王。」寶珠剛洗著臉，聽見笑道：「也配。那我是什麼王呢？」麗雲接口笑道：「你是牛魔王。」寶珠聽說，便蘸了一手的水，向麗雲兜臉的灑過去道：「你倒是個螞蝗呢。」麗雲不提防，猛被他灑了一臉的水，便捧著臉兒要婉香替他揩乾來。婉香笑道：「這個干我什麼事？誰弄你的，叫誰揩乾去。」麗雲笑罵道：「我倒不曉得是誰弄你的。」寶珠笑著，便擰了把臉布過來，替他揩了。麗雲又笑又氣，又不好再說，只聽他揩乾了，還要他賠一臉粉兒。寶珠件件依他，便向婉香妝台捎了些粉，勻在自己掌上，替麗雲輕輕的敷上。麗雲拿鏡子照了照，見敷得很勻，才沒得講了。春妍便將臉盆拿去倒了，端了漱口水並蓮子進來。

寶珠漱了口，吃了蓮子，隨手兜了一瓢送到軟玉嘴邊。軟玉吃了，忽然道：「寶弟弟你的項圈兒呢？」美雲等一看，果然沒有了。婉香急問道：「怎麼昨兒我也沒有留神，你丟到哪去了？」寶珠便自己也記不得，細想一想道：「是了，在春妍牀裡。」婉香道：「你往常不卸下睡的，怎麼昨日便卸下了。」寶珠道：「戴著睡怪討厭的。昨兒偷卸下的，不要對太太講。」說著春妍已去拿來。軟玉接著便替寶珠戴上，又拈著那個蝴蝶兒看了一會。寶珠對他一笑，軟玉看見道：「你笑什麼？我瞧瞧可碰壞了沒有。」麗雲在旁嗤的一笑，寶珠倒不好意思起來。麗雲、軟玉又望著春妍一笑，春妍臉兒上便紅一陣，白一陣的要哭了。婉香看見笑道：「癡丫頭，誰不知道你和笑春睡去。不過拿你開胃兒，怎麼便急得要哭的了？」春妍道：「回來吹到太太耳邊去，只當是真的我們丫頭們引壞了爺了。」麗雲笑拍拍肩道：「好姐兒，不要哭，誰講去呢？」春妍向麗雲一目真一笑，欲說不說的。麗雲知道春妍是個利口，怕丟了臉，便只做不見，拿別話和寶珠搭訕去。

美雲剛和寶珠講話，聽麗雲向寶珠道：「今兒珍大哥進京去了，你可知道？」寶珠尚未答應，美雲接口問道：「當真你叫珍大哥帶的平金挽袖兒是給誰的？珍大嫂子笑你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我是帶來孝敬太太的。」美雲笑道：「那也罷了。我只當預備將來給二妹妹用的呢？」婉香紅了臉道：「怎麼你們動不動便不拘什麼多拉到我身上來，回來大姐姐嫁了姐夫，不要姐夫的什麼事兒也拉到我身上來。」美雲頓了頓嘴。麗雲笑道：「二姊姊，你這話又失便宜了，怎麼姐夫的什麼事兒，便好拉到你身上來？」婉香笑道：「我不過這樣講，橫豎大姊姊還沒得姊夫，便有，你也湊不攏班子去，干你甚麼事？一個姑娘家，虧你想到這個上去。」麗雲聽了，便一聲兒不言語，趕過來笑罵道：「婉兒你會翻嘴兒麼，我把你這齷齪嘴撕掉了，看你還能講也不？」婉香連忙避開，躲到寶珠背後道：「好弟弟，幫我呢。」不知寶珠怎樣，且看下文。這是：

閨中說笑原無忌，局外猜疑似有情。